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昆虫记

[法]让-亨利·法布尔◎著

陈筱卿◎译



中国宇航出版社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昆虫记

[法]让-亨利·法布尔◎著

陈筱卿◎译



中国宇航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昆虫记:全2册:汉法对照 / (法) 让-亨利·法布尔著;陈筱卿译. -- 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159-1559-3

I. ①昆… II. ①让… ②陈… III. ①法语-汉语-对照读物②昆虫学-普及读物 IV. ①H329.4:Q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82432号

策划编辑 罗亿炜 李琬琪 封面设计 李彦生
责任编辑 李琬琪 责任校对 李光燕

出版 中国宇航出版社
发行 中国宇航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阜成路8号 邮编 100830
(010)60286808 (010)68768548
网址 www.caphbook.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发行部 (010)60286888 (010)68371900
(010)60286887 (010)60286804(传真)
零售店 读者服务部
(010)68371105
承印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规格 880×1230 开本 1/32
印张 20 字数 498千字
书号 ISBN 978-7-5159-1559-3
定价 59.80元(全2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译 序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法国，一位昆虫学家的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书出版了。全书共十卷，多达二三百万字。该书随即成为一本畅销书，其书名按照法文直译为《昆虫学回忆录》，但简单、通俗地称为《昆虫记》。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法国著名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称赞该书作者时说：“这个大学者像哲学家一样去思考，像艺术家一样去观察，像诗人一样去感受和表达。”罗曼·罗兰称赞道：“他观察之热情耐心、细致入微，令我钦佩，他的书堪称艺术杰作。我几年前就读过他的书，非常喜欢。”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夸奖他是“无与伦比的观察家”。中国的周作人也说：“见到这位‘科学诗人’的著作，不禁引起旧事，羡慕有这样好的书看的别国少年，也希望中国有人来做这翻译编纂的事业。”鲁迅先生早在“五四”以前就提到过《昆虫记》这本书，想必他看的是日文版。当时法国和国际学术界称赞该书作者为“动物心理学的创始人”。总之，这是一本根据对昆虫的生活习性详尽、真实的观察而写成的不可多得的书。书中所

记述的昆虫的习性、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真实可信，而且作者描述时文笔精练清新。因而，该书被称为“昆虫的史诗”，作者也被赞誉为“昆虫世界的维吉尔^①”。

该书作者就是让-亨利·法布尔（1823—1915）。他出身寒门，一生勤奋刻苦，锐意进取，自学成才，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先后获得业士^②、双学士和博士学位。但这种奋发上进并未得到法国教育界、科学界权威们的认可，以至法布尔虽一直梦想着能执大学的教鞭，但终未能遂愿，只好屈就中学的教员，以微薄的薪金维持一家七口的生活。法布尔并未气馁，除兢兢业业地教好书之外，还利用业余时间对昆虫进行细心的观察和研究。他那股钻劲儿、韧劲儿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对昆虫的那份好奇、那份喜爱，非常人所能理解。他笔下那些小虫子，一个个栩栩如生，充满灵性，让人看了之后觉得十分可爱，就连一般人讨厌的食粪虫都让人觉得妙趣横生。

该书堪称鸿篇巨制，既可视为一部昆虫学的科普书籍，又可称之为描写昆虫的文学巨著，因而法布尔既被人称为大博物学家，又被称为大文学家。为此，在他晚年，也就是1910年，他曾

① 维吉尔，古罗马著名诗人，代表作《埃涅阿斯纪》长达12卷，是代表罗马帝国文学最高成就的巨著。

② 业士，法国特有的学位，指高中学业结束的学历，相当于大学的入学许可。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该书于1879年到1907年间陆续出版，最后一版于1919年到1925年间出版。后来，便一再以选本的形式出版发行，取名为《昆虫的习性》《昆虫的生活》《昆虫的漫步》，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我这个译本译自前两种选本。选本虽无全集十卷本那么广泛全面，但萃取了其中的精华。我劝大家不妨拨冗一读这本老少咸宜的书，你一定会从中感觉到美妙、朴实和趣味。它既可以让你增加许多有关昆虫方面的知识，又可以让你从中了解到作者那种散文诗般语言的美妙。与此同时，你也会从字里行间看到作者的那股韧劲儿，那种孜孜不倦，那种求实精神，那种不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明明白白就不罢休的博物学家的感人至深的精神。

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我们在中文版中将选篇按昆虫纲目进行分类编排，法文版篇目按中文版顺序排序，方便双语对照阅读和学习。

陈筱卿



目 录

昆虫纲——旧称“六足虫纲”，动物界种类和数量最多的一纲

法布尔的昆虫实验室

荒石园 3

鞘翅目——昆虫纲第一大目，身披铠甲的庞大家族

圣甲虫 14

圣甲虫的造型术 27

粪金龟与公共卫生 34

舒氏西绪福斯蜣螂与蜣螂父亲的本能 41

象态橡栗象 51

金步甲的婚俗 66

膜翅目——昆虫纲第三大目，小身材大智慧

毛刺砂泥蜂..... 73

红蚂蚁..... 85

鳞翅目——昆虫纲第二大目，羽化翩翩飞

大孔雀蛾..... 101

双翅目——昆虫纲第四大目，十足的坏家伙

麻蝇..... 118

螳螂目——仅含螳螂科一科的昆虫纲目，完美的捕食者

螳螂捕食..... 128

直翅目——昆虫界的歌唱家

绿蚱蜢..... 136

田野地头的蟋蟀..... 141

同翅目——昆虫界的素食主义者

蝉出地洞..... 148

关于昆虫——昆虫特性及其他

昆虫的装死行为·····	157
昆虫的“自杀”行为·····	168
昆虫与蘑菇·····	177

蛛形纲——节肢动物门、螯肢动物亚门下最大的一纲，种类仅次于昆虫纲

蜘蛛目——闻之色变的吐丝小能手

纳博讷狼蛛·····	188
圆网蛛·····	204

蝎目——“五毒”之一，节肢动物中最原始的陆生种类

朗格多克蝎·····	222
------------	-----

鸟纲——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的一纲

燕子与麻雀·····	240
------------	-----

昆虫纲

——旧称“六足虫纲”，动物界
种类和数量最多的一纲



法布尔的昆虫实验室

荒石园

那儿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不算太大，是我的“钟情宝地”^①，一圈儿围墙把这块地跟公路上的熙来攘往、喧闹沸腾隔绝开来，虽说是偏僻荒芜的不毛之地，无人问津，又遭日头的暴晒，却是刺茎菊科植物和膜翅目昆虫所喜爱的地方。因无人问津，我便可以在那里不受过往行人的打扰，一心一意地对砂泥蜂和石泥蜂等进行艰难的探索。这种探索难度极大，只有通过实验才能完成。在那里我无须分心劳神东寻西觅，无须耗费时间慌忙地赶来赶去，我只消安排好自己的周密计划，细心地设置下陷阱，然后，每天不断地观察并记录所获得的结果。是的，一块“钟情宝地”，这就是我的夙愿，我的梦想，这就是我一直苦苦追求但每每难以实现的一个梦想。

一个每天都在为生计操劳的人，想要在旷野之中为自己准备一个实验室，实属不易。我四十年如一日，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力，与贫困潦倒的生活苦斗着。终于，有一天，我的心愿得到了满足。这是我孜孜不倦、顽强奋斗的结果，其中的艰苦繁难我在此就不赘述了，反正，我的实验室算是有了，尽管它的条件并不十分理想，但是，有了它，我就必须拿出点儿时间来侍弄它。其实，我如同一个苦役犯，身上总戴着沉重的锁链，因而闲暇时间并不太多。

^① “钟情宝地”，原文为拉丁文。

但是，愿望实现了总是好事，只是稍嫌迟了一些，我可爱的小虫子们！我真害怕到了采摘梨桃瓜果之时，我的牙却啃不动它们了。是的，确实来得晚了点儿：当初广阔的旷野而今已变成了低矮的穹庐，令人窒息憋闷，而且还在日益变低变矮，变窄变小。对于往事，除了我已失去的东西以外，我并无丝毫的遗憾、任何的愧疚，甚至对我那已消逝的光阴也没有愧疚，而且我对一切都已不再抱有希望。我已遍尝世态炎凉，体味甚深，已心力交瘁，心灰意懒，我每每禁不住要问问自己，为了活命而吃尽苦头是否值得？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就是这样。

我放眼四周，触目皆为废墟，唯有一堵断墙屹立其间。这断墙残垣因为石灰砂泥浇筑，所以仍然兀立在废墟的中央。它就是我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与热爱的真实写照。啊，我心灵手巧的膜翅目昆虫，我这份热爱能否让我有资格给你们的故事追加一些描述？我会不会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既然心存这份担忧，为何又把你们抛弃了这么长时间呢？有一些朋友已经因此责备我了。啊，请你们去告诉他们，告诉那些既是你们的也是我的朋友，告诉他们我并不是因为懒惰和健忘才抛弃你们的，告诉他们我一直惦记着你们，告诉他们我始终深信节腹泥蜂的秘密洞穴中还有许多尚待我们去探索的有趣的秘密，告诉他们飞蝗泥蜂的猎食活动还会向我们提供许多有趣的故事。然而，我缺少时间，又是单枪匹马、孤立无援、无人理睬，况且，我在高谈阔论之前必须先考虑生计问题。我请你们就这么如实地告诉他们吧，他们会原谅我的。

还有一些人在指责我，说我用词欠妥，不够严谨，说穿了，就是缺少书卷气，没有学究味儿。他们担心，一部作品让读者读起来容易，不费脑子，那么，这部作品就没能表达出真理来。照他们的说法，只有写得晦涩难懂，让人摸不着头脑，那作品才是思想深刻的。你们这些身上或长着螫针或披着鞘翅的朋友，你们全都过来

吧，来替我辩白，替我做证。请你们站出来说一说，我与你们的关系是多么亲密，我是多么耐心细致地观察你们，多么认真严肃地记录下你们的活动。我相信，你们会异口同声地说：“是的，他写的东西没有丝毫言之无物的套话，没有丝毫不懂装懂、不求甚解的胡诌瞎扯，有的只是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的、观察到的真情实况，既未胡乱添加，也未挂一漏万。”今后，但凡有人问到你们，请你们就这么回答他们吧。

另外，我亲爱的昆虫朋友，如果因为我对你们的描述没能让人生厌，因而说服不了那帮嗓门儿很大的人，那么我会挺身而出，郑重地告诉他们：“你们对待昆虫是开膛破肚，而我是让它们活蹦乱跳地生活着，对它们进行观察研究；你们把它们变成了又可怕又可怜的东西，而我是让人们更加喜爱它们；你们是在酷刑室和碎尸间里干活儿，而我是在蔚蓝色的天空下，一边听着蝉欢快地鸣唱，一边仔细地观察着；你们使用试剂测试蜂房和原生质，而我是在它们的各种本能得以充分表现时探究它们；你们探索的是死，而我探究的则是生。因此，我完全有资格进一步表明我的思想：野猪把清泉搅浑了；原本是青年人一种非常好的专业——博物史，因越分越细，相互隔绝，互不关联，竟至成了一种令人心生厌恶、不愿涉猎的东西。诚然，我是在为学者们而写，是在为将来有一天或多或少地为解决‘本能’这一难题做点儿贡献的哲学家们而写，但是，我也是在，尤其是在为青年人而写，我真切地希望他们能热爱这门被你们弄得让人恶心的博物史专业。这就是我竭力坚持真实第一，一丝不苟，绝不采用你们那种科学性的文字的缘故。你们那种科学性的文字，说实在的，好像是从休伦人^①所使用的土语中借来的。这种情况并不鲜见。”

① 休伦人，17世纪北美洲印第安人中的一支。

然而，此时此刻，我并不想做这些事。我想说的是我长期以来一直魂牵梦萦着的那块计划之中的土地，我一心想着把它变成一座活的昆虫实验室。这块地，我终于在一个荒僻的小村子里寻觅到了。这块地被当地人称为“阿尔玛”，意为“一块除了百里香^①恣意生长，几乎没有其他植物的荒芜之地”。这块地极其贫瘠，满地乱石，即使辛勤耕耘，也难见成效。春季来临，偶尔带来点儿雨水，乱石堆中也会长出一点儿草来，随即引来羊群的光顾。不过，我的阿尔玛，由于乱石之间仍夹杂着一点儿红土，所以还是长过一些作物的，据说，从前那儿就长着一些葡萄。的确，为了种上几棵树，我就在地上挖来刨去，偶尔会挖到一些因时间太久而已部分炭化的实属珍稀的乔木的根茎。于是，我用唯一可以刨得动这种荒地的农用三齿长柄叉又刨又挖。然而，每每都会感到十分遗憾，据说最早种植的葡萄树没有了，百里香、薰衣草也没有了。一簇簇的胭脂虫栎也见不着了。这种矮小的胭脂虫栎本可以长成一片矮树林，它们确实长不高，只要稍微抬高腿，就可以从它们上面迈过去。这些植物，尤其是百里香和薰衣草，能够为膜翅目昆虫提供它们所需要采集的东西，所以对我十分有用，我不得不把用我的农用三齿长柄叉偶尔刨出来的东西又栽了回去。

在这儿大量存在着而又无须我去亲手侍弄的，是那些最初随着风吹的土粒而来，而后又长年积存繁衍下来的植物。最主要的是犬齿草，那是一种十分讨厌的禾本植物^②，三年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争都没能让它们灭绝，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数量上占第二位的是矢车菊^③，全都是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浑身长满

① 百里香，多年生唇形科草本植物，自古以来就被用作香料和药物使用。

② 禾本植物，禾本科植物总称，包括多种被称作“某某草”的植物和如玉米、水稻、小麦等许多重要的粮食作物。此外，竹子也是禾本植物。

③ 矢车菊，菊科草本植物，原产于欧洲，是良好的蜜源植物，能吸引蜜蜂等各种昆虫。

了刺，其中又可分为两至生矢车菊、蒺藜矢车菊、丘陵矢车菊、苦涩矢车菊，而尤以两至生矢车菊数量最多。各种各样的矢车菊相互交织，彼此纠缠，乱糟糟地簇拥在一起，其中可见一种菊科植物形同枝形大烛台似的支棱着，凶相毕露，被称为西班牙刺柊，其枝杈末梢长着很大的橘红色花朵，如同火焰一般，而其刺茎硬如铁钉。长得比西班牙刺柊要高的是伊利里亚大翅蓟，它的茎孤零零地“独立寒秋”，笔直硬挺，高达一两米，枝头长着一个硕大的紫红色绒球，它身上所佩带的利器与西班牙刺柊相比毫不逊色。也别忘了，还有刺茎菊科植物。首先必须提到的是恶蓟，浑身带刺，致使采集者无从下手；第二种是披针蓟，阔叶，叶片顶部长着梭镖状的硬尖儿；最后是越长颜色越黑的染黑蓟，这种植物缩成一团，状如插满针刺的玫瑰花结。这些蓟类植物之间的空地上，爬着荆棘的新枝丫，结着淡蓝色的果实，枝条长长的，像带刺的绳子。如果想要在这杂乱的荆棘丛中观察膜翅目昆虫采蜜，就得穿上半高筒长靴，否则腿肚子就会被划得满是血丝，又痒又疼。当土壤还存有春雨所能给予的水分，墒情尚可时，角锥般的刺格和大翅蓟细长的新枝丫便会从这块由两至生矢车菊的黄色头状花序铺就的“地毯”上生长出来。这时候，在这样荒凉贫瘠的艰苦环境下，这种极具顽强生命力的荆棘必定会展现出它们的某种娇媚之姿。四下里矗立着一座座狼牙棒般的金字塔，伊利里亚大翅蓟投出它那笔直的标枪来。但是，等到干旱的夏日来临时，这儿呈现的是一片枯枝败叶的景象，划根火柴，就会点着整块土地。这就是我意欲从此永远与我的昆虫亲密无间地生活的美丽迷人的伊甸园；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一开始拥有这片园子时，它就是这样一座荒石园。经过四十年的艰苦努力、顽强奋斗，我最终获得了这块宝地。

我称它为美丽迷人的伊甸园，还是恰如其分的。这块没人看得上的荒地，可能没一个人会往上面撒一把萝卜籽儿，但是，对于

膜翅目昆虫来说，它可是个天堂。荒地上那茁壮成长的刺蓟类植物和矢车菊，把周围的膜翅目昆虫全都吸引过来。我以前在野外捕捉昆虫时，从未遇到过任何一个地方像荒石园这样聚集着如此多的昆虫，可以说，各种各样的膜翅目昆虫全都聚集到这里了。它们当中，有专以捕食活物为生的“捕猎者”，有用湿土造房的“筑窝者”，有梳理绒絮的“整理工”，有在花叶和花蕾中修剪材料备用的“备料工”，有以碎纸片建造纸板屋的“建筑师”，有搅拌泥土的“泥瓦工”，有为木头钻眼儿的“木工”，有在地下挖掘坑道的“矿工”，有加工羊肠薄膜的“技工”……还有不少做其他什么活儿的，我也记不清了。

这是个干什么的呀？原来是一只黄斑蜂。

它在两至生矢车菊那蛛网状的茎上刮来刮去，刮出一个小绒球来，然后得意扬扬地把这个小绒球衔在大颚间，带到地下，制造一个棉絮袋子来装它的蜜和卵。那些你争我夺、互不相让的家伙是干什么的呀？那是一些切叶蜂，它们腹部下方有一个花粉刷，刷子颜色各异，有的呈黑色，有的呈白色，有的则是火红火红的。它们还要飞离蓟类植物丛，跑到附近的灌木丛中，从灌木的叶子上剪下一些椭圆形的小叶片，把它们组装成容器，来装它们的收获物——花粉。你再看，那些一身黑绒衣服的都是干什么的呀？它们是石泥蜂，专门加工水泥和卵石。在荒石园中的石头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它们建造起来的房屋。那些突然飞起，左冲右突，大声嗡嗡的，是干什么的呀？它们是砂泥蜂，它们把家安在破旧墙壁和附近向阳物体的斜面上。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壁蜂。有的在蜗牛空壳的螺旋壁上建造自己的窝；有的在忙着啄一段荆条，吸去其汁液，以便为自己的幼虫做成一个圆柱形的房屋，而且，房屋中用隔板隔成一层一层的，俨然一幢楼房；有的还在设法将一根折断的芦苇的那种天然通道派上